

民族問題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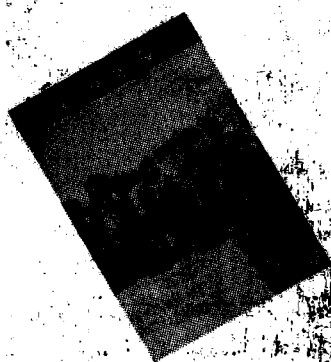
1

1955

民族問題譯叢

一九五五年第一期

民族出版社



民族畫報

雙月刊

「民族畫報」是以各少數民族人民為主要對象的大型畫報。它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圖片和文字，報道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報道各族人民在祖國互助友愛的大家庭裏，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權領導下，鞏固團結、熱愛祖國、建設祖國的新生活，反對內外敵人的英勇鬥爭；以及各民族各方面的先進人物的優秀業績。

「民族畫報」目前用漢、蒙、藏、維吾爾、朝鮮、哈薩克六種民族文字刊印，每期八開二十四張。

每期定價二角五分 預定 半年三期七角五分 全年六期一元五角

民族出版社出版 北京郵政總局發行

各地郵局新華書店代訂代售

民族問題譯叢

(雙月刊)

第一期

一九五五年六月四日出版

編譯者 中央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

出版者 民族出版社

北京國子監街五十四號

印刷者 中央民族印刷廠

預訂處 全國各地郵局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代售處 全國各地郵局新華書店

定價

半年三期七角五分

全年六期一元五角

第一期

一九五五年六月四日出版

目 錄

論烏茲別克資產階級民族的形成·····莫·格·瓦哈波夫	(1)
談談阿爾泰人的民族形成問題·····普·波塔波夫	(23)
約·維·斯大林關於語言和語言學著作發表後	
在族的起源上的某些問題·····普·特列奇雅科夫	(39)
“原始社會”緒言·····普·葉菲明科	(67)
關於原始歷史的分期問題·····奧·柯斯文	(84)
論氏族和部落在歷史上的關係·····奧·柯斯文	(96)
蘇聯自治省和民族州的管理·····伊·恩·阿納諾夫	(104)
民族自覺是確定民族成分的標誌·····普·依·庫什涅爾	(114)
印度支那各族人民的過去與現在···伊·雅·坡德科帕耶夫	(124)
“民族生活報”·····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	(147)
編後記·····	(150)

論烏茲別克資產階級民族的形成*

莫·格·瓦哈波夫

在烏茲別克斯坦歷史學家中間，長期地存在着一種意見，認為烏茲別克人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還沒有形成爲民族，而僅僅是一個部族。擁護這種觀點的人否認了中亞細亞合併於俄羅斯之後資本主義因素在中亞細亞的產生，錯誤地解釋了列寧和斯大林關於中亞細亞各族人民發展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最近，另外一種觀點又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按照這種觀點，烏茲別克人與卡查赫人和土爾克明人一樣，早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就已完全形成爲資產階級民族了。阿·克·阿齊姜在“斯大林論蘇聯社會主義民族的發生與發展”（“歷史問題”，一九五二年，第九期）這篇文章中，特別擁護這種觀點。

堅持這種觀點的歷史學家們過高地估計了中亞細亞各族人民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我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是不正確的。對具體的歷史材料進行研究的結果證明，烏茲別克人與中亞細亞其他各族人民一樣，在中亞細亞合併於俄羅斯之後進入了民族形成階段，但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他們還沒有形成爲資產階級民族。

在研究烏茲別克資產階級民族形成的問題時，必須遵循斯大林的著名原理：“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

* 一九五四年一月莫·格·瓦哈波夫在研究中亞細亞和卡查赫斯坦歷史的科學聯合會議上所作報告的原文摘錄。

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首先，表現在國內民族市場建立上的共同經濟生活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範疇的。區域的分工對於國內市場的形成是必要的。這種分工根本上不同於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時期各地區之間的分工，因為當時的生產是帶有閉關性的，是以當地的原料為基礎的，各區域之間的生產資料的貿易是不存在的。由資本主義所引起的區域分工，不僅在工業上而且在農業上建立了專業化，因此，不應該把數世紀以來就在中亞細亞存在的草原地區和農業地區之間的分工與那種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在中亞細亞開始的分工混淆起來。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業本身變成生產商品的經濟部門，這就創立了專門化的農業區域●。

一些歷史學家爲了證明在中亞細亞曾存在過廣大的國內市場，就以植棉業的顯著發展來作爲藉口，但是，他們却沒有看到當時植棉地區的經濟結構，沒有弄清楚在中亞細亞是否建立了商業性的農業，而局限於一些有關棉花生產量的一般資料。

列寧寫道：“商業性農業底發展給資本主義造成國內市場。第一，農業底專門化，引起各種農業區域之間的、各種農業之間的、各種農產品之間的交換。第二，農業愈是捲入商品流通，農業居民對滿足個人消費的製造工業生產品的需要就增加得愈迅速；——第三，對生產資料的需要也增加得愈迅速，因為憑着舊式的“農民”工具、房屋等等，不論大的和小的農村企業家都不能進行新的商業性農業。最後，第四，造成了對勞動力的需要，因為農村小資產階級底形成與地主之轉到資本主義經濟，都以農業僱農與日工隊伍底形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載於“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二九四頁。

● 參看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出版社版，第十頁。

成爲前提。”●

但是，當時在中亞細亞並不是國內市場形成的這一切條件都具備了。主要的生產工具仍舊是坎土曼(Кетмень)、長把鐮刀(Омач)、鐮刀(Урак)等舊式的工具，憑着這些舊式工具不可能進行新的商業性的農業。棉花的直接生產者是僱農，而不完全依靠市場上的僱傭工人。

單是棉花的生產量還不能證明國內民族市場的存在。民族市場包括農業和工業的國內市場、勞動力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所以不能把國內民族市場(資本主義範疇的)與一般的國內貿易混爲一談，否則就會使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混淆不清，而得出錯誤的結論：共同經濟生活似乎早在前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就已完全形成了。

民族的另外一個主要特徵——共同地域——也同樣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定發展水平相聯系的。在封建制度時期，這族人民或那族人民的土地分成爲互不相干的、彼此勉強連系着的一些地區。這些地區彼此之間是以各種不同的法律、政府、關稅等隔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使這些地區和土地融合爲一個整體、形成爲最能表現地域共同性的一個統一的民族地域。

隨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民族語言在形成着。資本主義需要建立統一的、爲全民族所公認的並適合於該民族整個“地域”的語言。各種方言融合爲一種統一的民族語言取決於該民族經濟和政治的集中。列寧指出：“語言是最重要的人類交際工具；語言統一及其無阻礙的發展，是保證商品週轉能適應着現代資本主義而真正自由廣泛發展起來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廣泛地劃分爲

●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出版社版，第二七八頁。

各個階級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最後，是使市場與所有一切大小經濟主人，賣主及買主密切聯系起來的條件。”●

斯大林指出，民族語言的形成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進行的●。民族語言是作為統一的民族地域各部分之間的交際工具出現的。民族語言的形成，跟固定在文學中的全民族語言標準的制定是同時發生的，因此，民族語言是作為一種書面語言出現的。民族語言按其辭彙及語法構造是比部族語言更加發展的，而且履行着更完全的職能，使一切地方方言和土語歸服於自己，同時把科學技術術語、社會政治和生活上用語以及職業性語言統一起來。民族語言的存在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基礎上產生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經濟生活的表現。

這一過程是以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個民族特徵的出現為先決條件的。文化共同性表現於音樂、詩歌、造型美術、建築學等等這樣一些文化要素中。但是，應當考慮到在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文化。斯大林曾經指出資產階級民族的文化共同性這個概念的相對性：“民族的統一不僅因人口分散而逐漸消失，並且由於內部原因，即由於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而消失下去。在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還可以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隨着大工業的發展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這種‘共同性’開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僱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諒解的時候，根本就談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

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只在資本主義初期才是與作為民族要素之一的文化共同性相一致的。每族人民的獨特文化在人類發展的每個階

●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載於“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八二二頁。

● 參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九——十頁。

●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載於“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二三頁。

段上，反映着該族人民的具體情況及產生這種文化的社會環境。正如在社會主義民族的文化中反映着社會主義的現實一樣，在資產階級民族的文化中也反映着資本主義的現實及其一切矛盾和敵對。因此，在研究文化共同性時不能局限於文化獨特性這種說法；應該斷定在這種文化中反映着哪些社會生活條件。一些斷言烏茲別克人、卡查赫人、土爾克明人早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就已完全形成爲民族的作者們，竟然忽視了社會進程的歷史性。他們沒有考慮到民族的一切要素是在前資本主義的條件下逐漸形成的，而將民族的這種假設的階段與已經形成的民族的階段混爲一談。應當注意到，資產階級民族的產生不是一時的舉動，而是長期的過程。

列寧和斯大林在闡明十月革命前中亞細亞各族人民經濟、文化和生活狀況時，將中亞細亞各族人民列入那些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各族人民中。同時，他們不僅估計到資本主義在數量上的些許增長，而且也估計到資本主義滲透到該族人民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各部分的深度。斯大林在“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這篇演詞中指出，俄國東部各邊區的各族人民處在民族形成的各種不同的階段上，其中，有的，例如格魯吉亞和阿爾明尼亞，已處在民族形成的最高階段上；有的，例如赤城和卡巴爾達還處在民族形成的低級階段上；又有的，例如基爾吉茲，又處於這兩個極端的中間地位。●我認爲烏茲別克人也是處於這種“中間地位”。他們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沒有達到民族形成的最高階段，儘管他們已進入了這個時期。具體的歷史材料證實了這一點。

● 斯大林：“東方大學的政治任務”，載於“斯大林全集”俄文版 第七卷，第一四二——一四三頁。

烏茲別克斯坦國內民族市場的形成開始於十九世紀末期。在這以前，烏茲別克斯坦各地區和各城市之間沒有經常的和穩固的經濟聯系。在國內，封建關係佔着統治地位。農業是多部門的，沒有任何的專業化。手工業佔着主要地位，例如，一八八三年在費爾干省三千六百六十四個工業企業中，僅僅有六個（一個製革廠、一個葡萄酒釀造廠、二個啤酒釀造廠、一個伏特加酒釀造廠、一個淨棉廠^①）是資本主義形式的企業，其餘的都是一般的手工業作坊。在費爾干省總督的總結報告中指出了這些企業的下述特徵：“當個別的企業停業時，工人們總是能够在其他的勞動部門找到工作，而且，他們在僱主那裏所作的工作並不是經常性的，而僅僅是在田野工作之餘來從事這種工作的。”^②

在撒馬爾汗省有四千九百六十二個企業；其中只有十五個葡萄酒和伏特加酒釀造廠是資本主義形式的企業。一八八五年在塔什干有二十七個企業，其中每一個企業平均有十個工人工作^③。

十九世紀末的研究者之一斯·波·曼司羅夫在說明當時烏茲別克斯坦貿易的情況時指出：“商業在其他職業如農業中是一種臨時副業，而不是一種專門職業。”^④ 在塞爾·達爾茵省一八八五年的簡報中，也談到市場的這種性質。這些報導指出，商人——直接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中介人——階層還沒有形成，每一個生產者也是自己製品的直接賣主。各地區之間的貿易掌握在商人——封建主

① 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中央歷史檔案管理局，土耳其斯坦總督署檔案，文件三二四，第二七頁。

② 同上，文件三二四，第二九頁。

③ “塞爾·達爾茵省概況”，塞爾·達爾茵省總督一八八五年所作報告的附錄，聖彼得堡一八八六年版，第一〇七頁。

④ 斯·波·曼司羅夫：“撒馬爾汗縣的市集商業”，參考書，撒馬爾汗省，一八九九年撒馬爾汗第六版。

手中。

列寧在研究俄國資本主義手工業的發展過程時指出：“手工生產之佔優勢，大批小作坊底存在，工作者同土地的關係之保存，工匠之固定於某一專門技術，——所有這一切必然地約制着個別工場手工業區域之閉關性；有時候這種地方的閉關性達到與其餘世界完全隔絕，而只有商人一業主才與其餘世界發生交往。”●

這種經濟的閉關性的痕跡在中亞細亞是非常深刻的。這種痕跡在全俄羅斯市場的影響下才告消失。土耳其斯坦地方市場之加入全俄羅斯市場促進了土耳其斯坦資本主義的迅速增長。在三十——四十年中，在這裏出現了許多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企業，地方市場的閉關性開始消失，新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如塔什干、科堪德、撒馬爾汗開始建立起來了。各個城市和地區之間的貿易擴大了。如果說，一八九〇年從俄羅斯輸出到中亞細亞的商品約為二百萬普特，從中亞細亞輸出到俄羅斯的商品為四百四十四萬八千普特，那麼，一九一四年從俄羅斯輸出的商品就達五千零八十二萬零八百普特，從中亞細亞輸出的商品就達三千二百九十四萬六千普特。按貨幣計算，一九一四年從俄羅斯輸出到中亞細亞的商品價值二億四千三百五十七萬四千盧布，而中亞細亞的商品價值二億六千九百零七萬九千盧布●。

俄羅斯和中亞細亞之間的商品流通的增長證明中亞細亞已經穩固地加入了全俄羅斯市場。俄羅斯的工業對紡織原料的需要、對皮棉的大量需要促進了中亞細亞植棉業的發展。在輸入到俄羅斯的商

●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八九頁。

● “土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統計局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的統計年報”，一九二四年塔什干版，第二卷，第三七頁。

品當中，皮棉佔最主要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從中亞細亞輸出到俄羅斯的商品價值二億六千九百零七萬九千盧布，其中二億一千三百五十萬盧布或百分之八十是紡織原料，二千七百萬盧布是乾果品，一千八百萬盧布是皮革原料[●]。烏茲別克斯坦的農業開始專門從事棉花的栽培，而工業則專門進行棉花的最初加工。

烏茲別克斯坦各地區農作物的生產（按百分比計算）列表如下[●]：

縣 份	大 米	各種糧穀	棉 花	苜 蓿	瓜 菓 地 和 菜 園
安 吉 然 縣	17.5	33.7	34.9	8.6	2.3
科 堪 德 縣	6.7	51.4	34.9	9.1	4.7
納 曼 干 縣	8.4	55.9	25.1	4.5	2.0
斯克別列夫縣	1.5	56.1	30.6	8.4	2.7
撒馬爾汗縣	21.0	53.5	7.7	11.3	2.9
卡塔一庫爾干縣	5.1	54.7	18.1	10.7	2.3
哲 查 克 縣	0.1	87.4	3.1	5.5	1.4
塔 什 干 縣	35.6	28.4	16.9	12.3	1.6

從這個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土地是種植各種農作物（此外，穀物還播種在不灌溉的土地上）。然而，穀物的收穫量是很低的，穀物的產品還不能滿足內部需要。塔什干縣和撒馬爾汗縣專門生產穀物，這些縣份的大量穀物輸出到臨近各縣。現在，加入烏

● 同前頁註[●]，第五七頁。

● “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全俄羅斯農業調查材料”，一九二五年塔什干第一、二、三版。

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費爾干省各縣以及卡塔—庫爾干縣和塔什干縣各鄉都種植棉花。

在布哈拉和希瓦也擬定了農業的專業化。一九〇九年，在希瓦汗國，棉花和苜蓿的播種面積佔百分之二十[●]。一九〇八年，在布哈拉公國捷拉弗杉盆地，棉花的播種達百分之十六[●]。各農業區的專業化引起各種商業性農業之間的交換。土耳其斯坦商業性植棉業的發展促進了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建立。在統一的國內市場的範圍內也包括農業的其他各部門如穀物的生產和畜牧業。

從俄羅斯輸入到中亞細亞的不僅是商品，而且也還有資本。一九一三——一九一五年從俄羅斯輸入到土耳其斯坦有三億一千三百萬盧布，其中一億八千萬盧布是通過信貸制度，以秋後收成爲抵押，作爲預借款而支付的；三千五百萬盧布投到淨棉工業和榨油工業；八千萬盧布投到鐵路建設；一千八百萬盧布投到採礦工業[●]。資金並沒有直接投入棉花生產，因爲生產棉花的利潤要比在維持對棉農進行封建剝削的情況下把資金作爲高利貸的盤剝所得來的利潤要少一些。棉花公司貸款給所謂的中介人，而這些中介人自己再把錢貸給烏茲別克和土爾克明尼亞的農民。公司按每年百分之八——九計算付出貸款，而中介人則利用自己在農村中的壟斷地位，往往作爲以秋後收成爲抵押的預借款貸給農民，而附以用棉花償債的條件。這樣一來，中介人也就成了棉花的包買人。根據沙皇官吏的證明，

- 弗·洛巴契夫斯基：“土耳其斯坦軍管區軍事統計材料”，希瓦區，一九一二年塔什干版、第一〇〇頁。
- 克·巴連：“土耳其斯坦國民經濟材料”，一九一一年聖彼得堡版，第一卷，第二部分，第四四三頁。
- 耶·弗·布納克夫“烏茲別克斯坦資本主義的發展”，博士論文，保存在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所的圖書館中、塔什干。

這些中介人所得的利潤達到百分之四十——六十。

這樣一來，就保存了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並鞏固了對農民進行剝削的封建高利貸手段，同時，中亞細亞農民的分化過程加緊了，農民羣衆的貧困化也加深了，形成爲僱傭勞動者階級的龐大的後備軍也出現了。根據法院的判決，一九〇一——一九一二年，在費爾干省向欠債的農民發出了四萬三千六百五十六個執行命令書。僅在四年當中（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農民登記出賣土地的就九百九十六件。一九〇九年，無地的農民在馬爾格蘭縣佔百分之二十二，在安吉然縣佔百分之十五，在納曼干縣佔百分之十一，在卡塔一庫爾干縣和赫德然特縣各鄉佔百分之十七到三十●。

無地的農民不能找到工作；他們當中僅有一部分當了富農的臨時工；大部分人還留在自己從前的，甚至在出賣了的土地上工作，成爲折半佃制農民，這些農民在新的所有者的土地上工作，按其勞動而取得部分收成。在農村中，寧願僱用折半佃制農民，而不願僱用僱工的農戶佔多數。在費爾干盆地各地區，僱用臨時工的農戶佔全體農戶百分之十；將土地出租給折半佃制農民的農戶達百分之二十三點六。在盆地草原地區，僱用臨時工的農戶佔百分之十二點八，而將土地出租給折半佃制農民的農戶佔百分之三十五●。這些材料證明，農業中勞動力市場的形成還處在萌芽狀態。

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一般地增加了對新的生產資料的需要，但是，在烏茲別克斯坦，在這一方面却沒有一點改變，生產工具仍舊是數十世紀以前的那些工具：坎土曼，鏟刀，長把鏟刀，鎮壓拖板（Мала）牛轆（Буюнтурук），等。這些工具都由那些專門製造農業

● 同前頁註●，第三〇〇頁。

● “土耳其斯坦國民經濟材料”，一九一一年聖彼得堡版，第一卷，第一部分，第四〇二頁。

用具的當地手工業來製造，例如，在費爾干省、撒馬爾汗省和塔什干縣，從事這樣的家庭手工業者計有三千九百一十五人[●]。在植棉業中，使用犁、播種機、耙和其他經過改進的農具是絕無僅有的現象。烏茲別克斯坦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並沒有造成農業生產工具市場的擴展。

在烏茲別克斯坦農業的商業性的產品中，主要部分是原棉。一九一三年，烏茲別克斯坦農業的總產值達三億二千一百三十二萬二千盧布，其中原棉佔一億二千七百七十萬零五千盧布，穀物佔七千八百八十六萬三千盧布，畜牧業產品佔五千零八十一萬二千盧布，園藝業產品佔八百三十一萬七千盧布，葡萄種植業佔九百二十二萬一千盧布[●]。

原棉幾乎全部都運到市場上去。原棉的主要消費者是俄羅斯各中央地區。在烏茲別克斯坦內部，棉花不是貿易的主要對象。其他的產品僅僅是一部分作為商品或輸出到其他各地區，絕大部分農產品留在農戶內部用。

在烏茲別克斯坦各地區之間進行過穀物和大米的貿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土耳克斯坦各省和布哈拉每年所需要的商品糧食達二千三百八十六萬二千普特，而當地生產的糧食却不超過一千零六十萬普特。在撒馬爾汗省商品糧食的需要和生產之間的不協調現象部分地被商品糧食的過剩現象所掩蓋了。土耳克斯坦的許多地區如札卡斯比省和塞爾·達爾茵省，主要都以自己生產的糧食來供應。費爾干省和布哈拉公國的一部分都依靠輸入的糧食來維持。在

● “費爾干省一九一三年概況”（附件十一），“撒馬爾汗省一九〇八年概況”（附件十五）“塞爾·達爾茵省一九一四年概況”（附件三十一—三五）。

● 弗·莫·切德爾金：“烏茲別克斯坦”，一九二六年撒馬爾汗版，第十一頁。

供費爾干省消費所必需一千三百三十二萬五千普特的糧食當中，費爾干省僅僅生產一百三十一萬普特，而所缺少的糧食都從土耳其斯坦其他各省（五百七十萬零五千普特）和俄羅斯（六百三十一萬普特）輸入^①。

像絲、羊毛、羊皮、乾果這樣的農產品，僅僅一小部分是作為烏茲別克斯坦各地區和各省之間進行貿易的商品，這些商品的主要部分是作為半成品輸往俄羅斯各中央地區。

資本主義在工業方面的發展要比在農業方面的發展更迅速得多。當時在現今的烏茲別克斯坦境內有四百二十五個工業企業，共有工人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九人，有五百二十四個大的商業機關，其中有二百七十八個是屬於當地的商人，在三百二十七個淨棉、榨油、製革、製造肥皂的企業當中，有一百六十三個是為當地的資本家所有^②。大約有一半資本主義形式的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是掌握在當地的資本家手中。

所引用的材料證明了工業資本的出現，但是，整個說來，烏茲別克斯坦的資本主義在這個時期還處在手工工場階段。可以作為例證的是，在手工業者中間開始出現了剝削幫工和僱工的人，另一方面，絕大部分手工業者則陷於破產而變成為勞動的後備軍。

我們沒有關於手工業生產者總人數、關於他們的財產狀況和民族成份的材料。十月革命前，在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大約有十萬零五千至十一萬五千手工業者^③。革命前的這個統計材料僅僅指

① “土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統計局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的統計年報”，一九二四年塔什干版，第一卷，第六七頁。

② 斯·爾·克諾普卡：“土耳其斯坦邊區”，一九一〇年塔什干版，第二二二——二七五頁。

③ “烏茲別克斯坦”，研究邊區的參考書，一九三〇年烏茲別克國家出版局版，第二〇四頁。

出那些擁有作坊並繳納營業稅的手工業者。在費爾干省、撒馬爾汗省和塔什干縣的概況中，這樣的手工業者計有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四人。在他們的作坊中，除了作坊的主人之外，平均每個作坊有一個工人。可見，在手工業作坊中從事工作的總共有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二人。

當然，在這些作坊當中也有一些比較大的作坊，但是，總的說來，生產仍然是手工業的。如果假定說這些作坊中的所有僱工都是烏茲別克人，那麼烏茲別克僱工的總人數在工業中就有三萬五千人（二萬三千七百九十八個手工業作坊工人和一萬一千二百個產業工人）。

手工業和地方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經濟中還沒有極重要的意義。對工業品的需要並不很大，這種需要只限於植棉業的產品如乳脂、肥皂、油餅以及糖果點心和皮革製品。國內市場的需要主要是以手工業產品來滿足的。一九一三年，烏茲別克斯坦工業產品總值達二億六千八百七十五萬九千盧布，其中，皮棉佔二億二千一百萬零七千盧布，食品佔三千九百萬零五千盧布，其餘的八百一十六萬七千盧布為建築材料、石油產品等等[●]。皮棉不是國內大量交易的對象，它輸往俄羅斯中央各地區，僅有食品工業的產品到國內市場上去。

手工業產品的總值約為六千萬盧布，佔烏茲別克斯坦工業產品百分之二十二[●]。儘管資本主義的工業已佔有很大的比重，它對烏茲別克斯坦的經濟並沒有發生決定性的影響，而僅僅是宗主國紡織工業的附屬品。關於這一點，列寧寫道：“沒有疑問，資本主

● “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略統計彙集”，第六——七頁。

● “土爾克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央統計局一九一七——一九二三年統計年報”，第二卷，第四五、四六頁。